

我們全家都開始稱呼 他為「父親」

蘿拉•帕爾多•孔德 (Lola Pardo Conde)來自於西班牙的瓦拉多力(Valladolid)。在1940年，透過她的哥哥，她們全家結識了施禮華神父，而這是家族友誼的開端，以及她成聖之路的發現 --- 她於1964年成為了主業會可結婚會員。

2009年1月6日

我記得我是在西班牙內戰結束後認識「父親」的 --- 我們是如此稱呼他。

他慣於與其他主業會成員一同前來瓦拉多力，結識一些大學生們，而其中之一便是我的哥哥阿多佛。剛開始，他們會在他所待的一些旅社見面，像是：西班牙飯店 (Hotel Espana)、卡斯狄亞飯店 (Hotel Castilla) 等等... 隨著他的使徒工作增多，以及變得密集時，他們租了間叫做「角落」(El Rincon) 的公寓。在1943年五月二日那天，父親降福了那間公寓，並帶來了一尊聖母像，恭置在客廳壁爐上的架子。父親會在那兒與學生們聚會，以主業會的精神培育他們，亦帶領他們的祈禱。

我們與施禮華神父的第一次會面

我的母親剛成了一位有著五個孩子的寡婦，她很關心想要知道我的哥哥阿多佛每天晚上在哪兒唸書。一天晚上，我們的老師來到我們家，並開始向我的母親說些關於主業會的負面事

情。媽媽深感不安，和我哥哥談論了一番，他告訴她在主業會內，他們只談論天主、唸書，及唸玫瑰經，但是為了使她安心，當下次創辦主業會的神父來這城市時，她可以去和談談。

於是她如此為之了。當聖施禮華抵達瓦拉多時，聽聞了關於我母親的擔憂，便告訴我哥哥他會來家中拜訪，也就是位在瑞可列多街13號1樓。他在傍晚時分來到，他的臉上有著司鐸的尊嚴，也帶有著喜樂和溫暖。我們對他深厚的喜悅和緩慢但自然優美的說話方式，都留下深刻的印象，而我們全家都開始稱呼他為「父親」。在談話過程中，我的母親以她慣常的坦誠說到：「人們說你們是共濟會」。

父親的聲音並沒有失去他那真誠地平靜祥和，他回答：「我的女兒，他們可以說任何他們想說的話。」他繼續向我們解釋，在主業會的人只試著去愛天主、愛教會，以及愛教宗，並且藉著做好他們平凡的工作，帶許許多

多的人靈更加接近天主。他清楚地表示，他喜愛並尊重教會內所有的組織，並強調主業會的成員並非修道人士，因為天主希望他們在這個世界中。

就如同初期基督徒一般

當我們坐在那兒，不眨一眼地專心聆聽著他的話語時，他充滿著愛地看著我們五個孩子，並告訴我們，我們是那需要征服世界者、將耶穌置於所有人性活動的頂端。她說，我們會做到的，如果我們多多祈禱，就如同初期的基督徒般。爾後，他向我們說到他的女兒們，意即屬於主業會的女性成員們，會想要前來拜訪我們。

幾個星期之後，主業會的創辦人前來與我們一同午餐，我們都引頸期盼再度與他聚首，而我們依舊相當佩服他對所有他所做的一切，都懷有著極大的信心。

有一天，那位神父會成為聖人...

在父親離開後，我那快要十歲的弟弟麥可，告訴我母親：「您要好好保管這張椅子，媽媽，因為有一天，那位神父會成為一位聖人。」

幾天過後，安卡妮塔·歐特卡(Encarnita Ortega)來拜訪我們，她是初期要求加入主業會的女性成員之一。她邀請我們去馬德里的蘇魯巴爾宿舍做避靜，我的姐姐瑪麗亞露薏莎和我都去參加了。

第一個默想是由主業會首三位司鐸其中之一的若瑟·路易斯·莫斯奇神父(Fr. Jose Luis Muzquiz)所主講的。他咳嗽得厲害，於是隔天聖施禮華出現了，並告訴我們：「我的那位兒子生病了，這對妳們是不幸地，因為將由我取而代之！而我一無是處...」

當他以“我主我的天主...”之詞開始祈禱時，給了我極深的印象，你可以知道他完全地沉浸於天主內。之後，他說了關於彌撒聖祭的無限價值。自

那時起，除了生病之外，我沒有一天沒望彌撒。

我將會永遠以深厚的感情去記得這第一次的避靜，因為我極為感激天主，讓我能有幸地參加了聖施禮華神父所主持的避靜，儘管我那時青澀不成熟，那仍舊為我的靈魂帶來了很大的益處。

* * * * *

幾年過後，在1964年，我請求加入主業會，作為可結婚會員。之後，我在幾次多人聚會中，見到創辦人。在其中一次，他告訴我們必須去愛我們丈夫的缺點，只要那些並不觸犯天主，他說，丈夫也同樣應該如此。

我從未思及能活著見證到父親的成聖大典，那是我所經歷過最開心的事情之一，我為之真心誠意地感激天主。而聖施禮華在我第一次避靜中開始默想所說的：「我主，我的天主！」仍舊在我耳邊迴響著。

pdf | document generated automatically
from <https://opusdei.org/zht/article/women-quan-jia-du-kai-shi-cheng-hu-ta-wei-fu-qin/> (2026年2月22日)